

疊嶂層崖出此家奇風光傳遠
 費物思身紀任重香車來
 面目三及尔許覩
 乙巳年中秋 九六
 曹秋圃

曹秋圃 大魯閣峽雜詠之一 1989年 318×100公分
 疊嶂層崖此最奇，風光傳語費疑思，自非任重遠來客，面目大教爾許覩。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

青年時期熱愛詩文創作（1895~1926）

從學校書法教育與科舉文士的點撥，
 曹秋圃的書法自有相當的基礎，
 只是少年英氣中帶有稚嫩的氣味，
 此時還談不上有特殊的書法成就。
 不過曹秋圃的志趣還是在詩文創作，
 他致力於近體詩的創作，把自己定位為傳統詩人。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894 甲午戰爭，清廷戰敗。

1895 日本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上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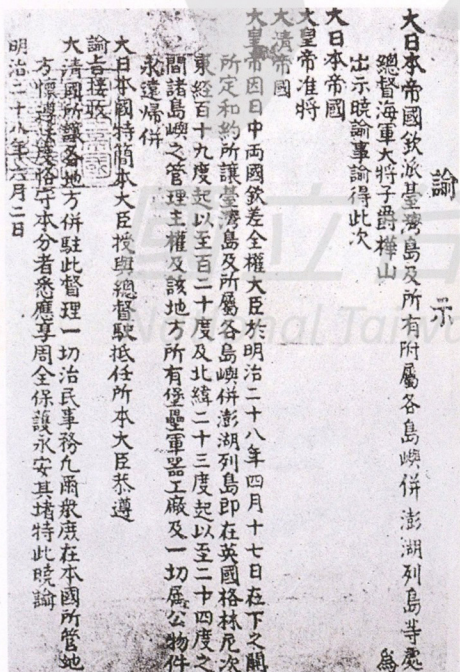
勤奮好學，風雨無阻

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敗戰。次年四月，軍機大臣李鴻章於日本下關春帆樓與日方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其中條款有割讓臺灣、澎湖的約定；臺灣人民聞訊大慟，堅持不接受日本統治。

●一八九五年六月，清廷代表李經方在基隆外海日本橫濱輪上與日方代表樺山資紀舉行臺灣主權移交，日軍開始攻打

基隆一帶，並強行登陸，向臺北移動，途中遭受臺灣人的堅強抵抗。六月十七日，日本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宣布開始統治臺灣。臺灣的抗日行動持續不斷，邱逢甲詩句有「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悲歎。此後五十一年，臺灣隸屬日本領地。

●這年九月四日（陰曆七月十六日），臺灣書法家曹秋圃誕生於臺北淡水河東岸大稻埕，在迪化街臺北橋頭的一家農具店舖中，上有一兄一姊。曹秋圃一出生就屬日本人，其父興漢公（1841～1917）不忍放棄稍具規模的事業經營，未返回福建莆田祖籍，因而成為住在臺灣的日本國民，這是時代命定的。



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發布接收臺灣。



大稻埕六館街之洋行集中區，攝於一八九六年。

曹興漢

一般人稱他為「漢伯仔」，為人豪爽，慷慨大方，青年時期自福建來台，定居於大稻埕。他經銷農產用具，貨品耐用，價格公道，不但臺北地區的莊稼人喜歡到他的店鋪購買耕田用具，連北海岸金山、三芝附近的農夫也風聞而來，更有宜蘭一帶的種田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與他交易。因此遠近馳名，也累積了一點家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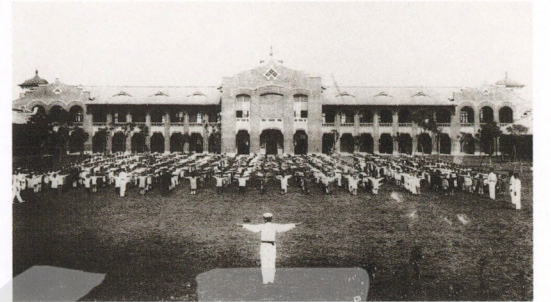


曹秋圃的父親曹興漢。

曹秋圃的母親邱端。

●曹秋圃初名「阿淡」，後改名容；字秋圃，詩名水如；號鞠癡，又號澹廬，別號老嫌；齋名莫齋。名字、別號出自宋朝韓琦「莫嫌老圃秋容淡」一語的倒讀。

●他在進入書塾之前的幼童時期，已認得不少漢字，親友鄰人都覺得此子頗具文才，對他寄以厚望。十歲時，先入秀才何誥廷書塾啓蒙；次年進入大稻埕公學校（今太平國民小學）二年級就學，遇到在校任教漢文的兼任教師廩生陳作淦，隨後並入其書塾受教；大稻埕公學校畢業後，又追隨貢生張希袞，得到不



日治時期臺北市大稻埕公學校（今太平國小）的學生操場上在做體操。

張希袞（1847～1939）

字補臣，臺北大稻埕人。同治年間秀才，博學多識，經史百家皆通，日治初期曾任大稻埕公學校漢文教師。解職後登門求教者仍應接不暇，授徒不輟。書法取資顏真卿，厚重端正。九十三歲卒。



張希袞在三重市先帝宮所書寫的廟聯。

少詩文與書法的指授。曹秋圃向前清文士何、陳、張等人學習讀書作文，潛移默化，日復一日，詩文大有進境。

●在大稻埕公學校就讀期間，曹秋圃勤奮向學，風雨無阻，從不任意缺課，即使生病也仍然堅持到校聽課。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念小學四年級時（1907～1908）的全勤獎狀。日本的學制一年有三學期，第一學期四月至七月，第二學期八月至十二月，第三學期一月至三月；這三張獎狀（賞狀）是每學期結束時學校發給他的，獎狀上的姓名寫著「曹阿淡」。曹秋圃後來改名容，號澹廬，「澹」和「淡」，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澹廬其實是從他的名字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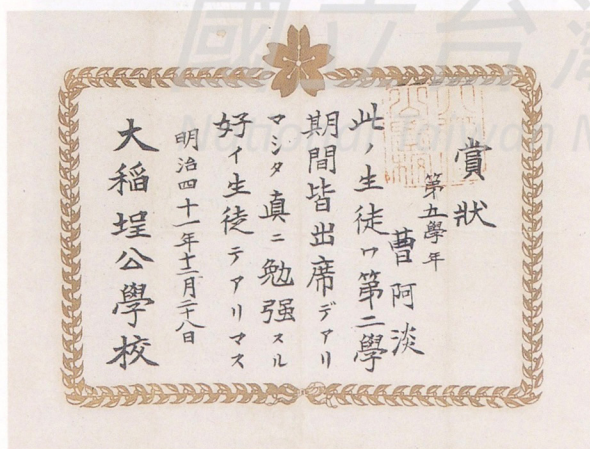
●曹秋圃就讀大稻埕公學校時，日本政

府早已編印有小學書法範本《臺灣教科用書國民習字帖》，以供公學校書法教學之用。這是日本書法家玉木享在一九〇二年範寫的，由臺灣總督府發行，是臺灣第一套小學書法教科書。

●從小學二年級到六年級，曹秋圃讀了五年公學校，不能不上書法課，玉木愛石紮實的書法風格，對少年時期的曹秋圃，不能說沒有一點「始基」播種的影響。

玉木享（1853～1928）

字愛石，書風穩健，融合王羲之與顏真卿為一爐，筆致紮實、筆勢靈動，玉木愛石曾任大阪中學與大阪商校書法教師十餘年，在一八九九年與一九一四年兩度書寫日本小學書法範本。



曹秋圃在小學得到的全勤獎狀。



玉木享書寫《臺灣教科用書國民習字帖》。
（收藏/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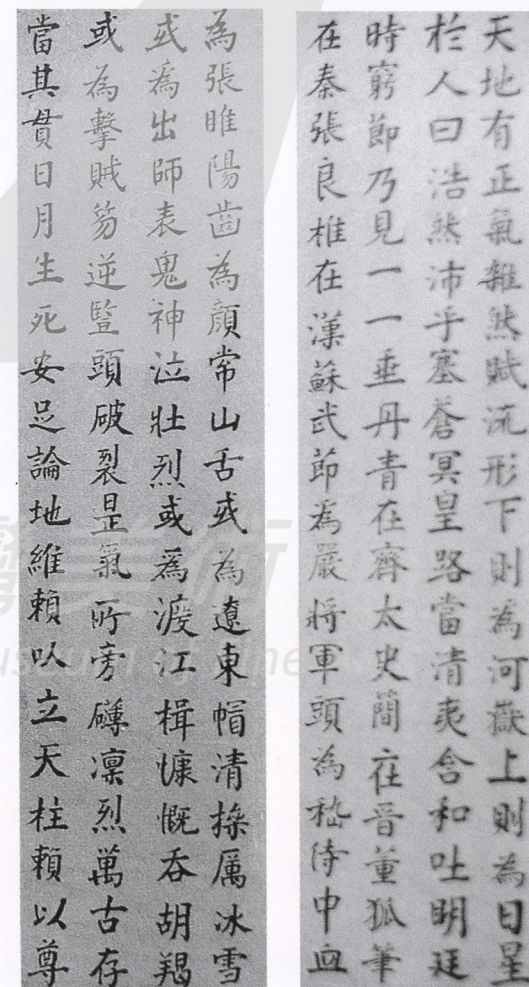
教授詩文，教學相長

●一九一〇年三月，曹秋圃自大稻埕公學校畢業，想繼續升學進入中等學校或國語學校（師範學校）是不可能的，這兩所學校的招生以日本人為主，臺籍學生的名額少之又少。於是他進入大龍峒的樹人書院，接受張希袞的調教，繼續漢學詩文的研修。樹人書院是舉人陳維英（1811～1869）創辦的，栽培了不少北臺地區的人才。

●曹秋圃在何誥廷、陳作淦、張希袞等老文人的指點下，讀書寫字也自然承襲中國原有文士的風貌，以歐柳合體的科舉館閣書法為張本，尤其張希袞書風的厚實穩健，由顏真卿而來，他有楷書文天祥〈正氣歌〉四屏贈給曹秋圃，上款為「水如賢棣臺雅鑒」。曹秋圃的楷書正是汲取張氏的長處，一脈相承。

●從學校書法教育與科舉文士的點撥，曹秋圃的少年書法自有相當的基礎，這

是當時受過小學（日文）教育與書塾（漢文）教育的人共同的經驗，不獨曹秋圃為然，同一時代接受這種「雙重」教育的人，都具有舉筆能書的能力，只是少年英氣中帶有稚嫩的氣味，曹秋圃此時還談不上有特殊的書法成就。



張希袞楷書「文天祥正氣歌」，出自《東寧墨跡》。
（收藏/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室）

1912 中華民國成立。明治天皇崩。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曹秋圃在北投揮毫，攝於一九三一年。

●兩年後，曹秋圃承桃園士紳黃其祥的盛情邀請，前往桃園龜崙嶺（龜山）教授漢文，昔賢蒙文、四書五經，邊教邊讀，師生相激相盪，教學相長而學問日積月進。

●在龜崙嶺設書房教了一年多的書，一

九一三年，十九歲的曹秋圃，有機緣回臺北進入臺灣總督府工作，在財務局稅務課擔任最基層的雇員，雖然是臺灣最高官府中的最低級職員，但也因而認識了在總督府任職的日籍大小官員，尤其總督官房祕書官兼祕書課長三村三平、文書課囑託鷹取岳陽（本名田一郎，1868~1933）與通信事務囑託尾崎秀真（字白水，號古村），這是二十歲的曹秋圃與日本文人的第一線接觸，了解日本文人深厚的漢學修養，他們的漢文、漢詩造詣絕不在曹秋圃的師長輩之下。也開啓了曹秋圃與日籍人士往來的門窗。

●一九一五年，曹秋圃辭去總督府雇員的職務，再度前往桃園龜山搭寮坑設書房，教授詩文；未及一年，將書房遷回大稻埕臺北橋頭。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曹秋圃還分別擔任如記茶行與東亞藥局的記帳工作，由於曾在總督府做過稅務雇員的事務，所以帳務工作很能駕輕就熟，也因而認識不少商界人士。

尾崎秀真（1874~1952？）

字白水，號古村，日本岐阜縣人。一九〇一年擔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及漢文版主筆，後又兼任臺灣總督府通信囑託，調查臺灣民俗文化，一九二九年完成《台灣文化三百年》之編輯。收藏古今書畫，並時常於《台灣日日新報》為文介紹，與臺灣各地文士書畫家往來密切。



尾崎秀真的文人畫作。

●不過曹秋圃的志趣還是在詩文創作，自大稻埕公學校畢業以來，已將近十年的時光，雖然在樹人書院學習、自設書房教學、任政府雇員、當民間商行帳房等，事實上他是向古人、今人、臺籍宿儒、日本文士等學習，同時增長生活體驗，蓄積自己的能量，以待來日的發揮。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有詩作留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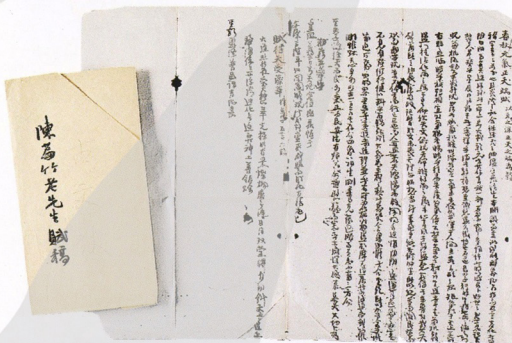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前後，曹秋圃師事秀才陳祚年，學詩、學文也學書。陳祚年與曹秋圃師徒兩人的行草書都略帶橫扁的隸勢，大約是曹秋圃受到陳祚年的啟發；不過曹秋圃喜歡隸書，隸書字形比較扁方，因此行草書趨於方短也是自然的。

●曹秋圃受到陳祚年的指授特多，師事陳祚年，使曹秋圃如魚得水；陳祚年有行草書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四屏贈曹秋圃，上款書「水如仁兄大政」，簡直把愛徒看成兄弟一樣。曹秋圃的詩篇中關於陳祚年的部分，比其他的師長為多。陳祚年往來臺北、福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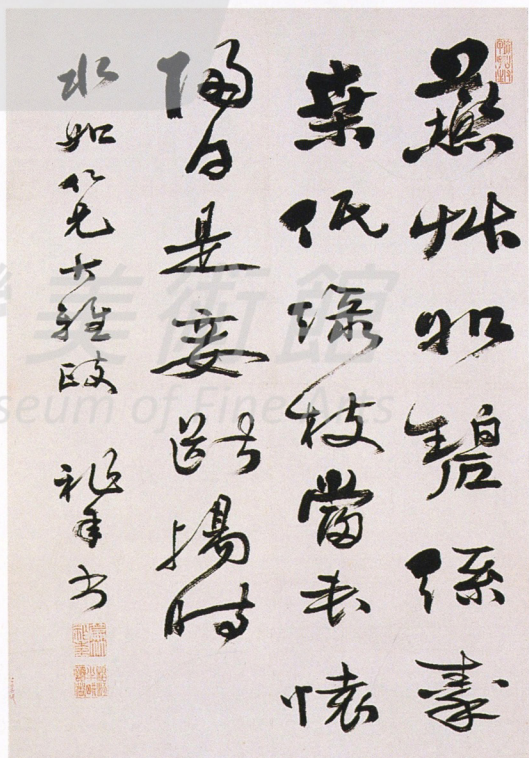
間，曹秋圃迎送、懷念的詩作不斷。

陳祚年（1864~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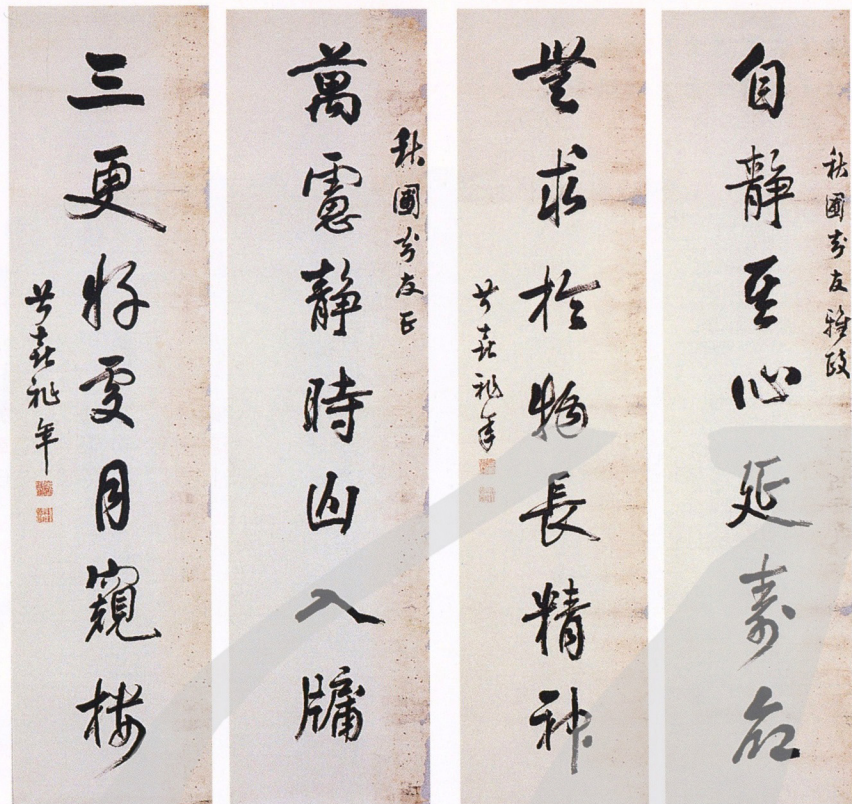
字叔堯，號篇竹，祖籍福建同安，後遷臺北大稻埕。日治初期，返回福建廈門；後又回臺。詩文書法俱佳，行草頗有隸意；傳授漢學尤力。受福州東瀛學校之聘，任漢文教席；往來臺北、福州之間，後卒於任上。



陳祚年的手稿一直被曹秋圃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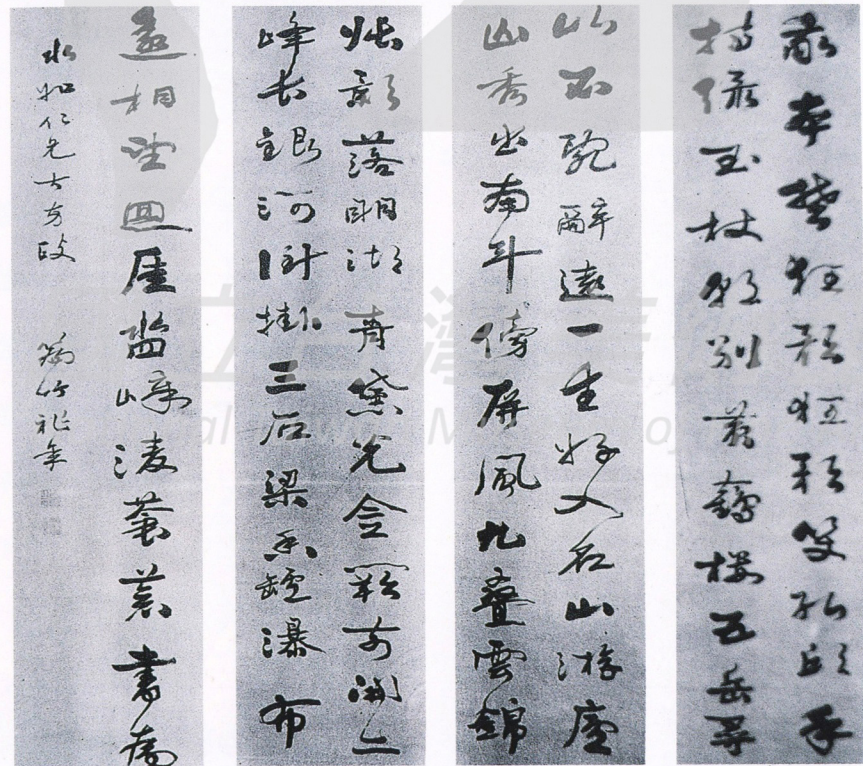


陳祚年送給曹秋圃的行書作品。



陳祚年送給曹秋圃的行書對聯〈萬慮三更〉。

陳祚年送給曹秋圃的行書對聯〈自靜無求〉。



陳祚年行書 李白〈廬山謠〉，出自《東寧墨跡》。

(收藏/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室)

1920 連雅堂撰《台灣通史》出版。
黃土水以「山童吹笛」入選帝展。



曹秋圃的詩作手稿。

●一九二〇年曹秋圃二十六歲，春天，他的方外朋友智開禪師自福州鼓山湧泉寺回臺北，曹秋圃也有七律四首迎迓示意，詩中有句「故人已是十年違，娓娓語余物外機。」可見曹秋圃十六歲就跟方外的禪師有往來，參禪學道早有宿根，這與他後來鍛鍊書道禪功，已是濫觴。其後遊佛寺、贈寺僧上人的詩作不少。

●一九二〇年五月，曹秋圃隨侍陳祚年作香港之遊，十分快意，遊蹤所至有太白樓、榆園、九龍宋王臺等處，皆有詩記其事。陳祚年在秋初先離港返回，曹秋圃有〈秋日寄懷叔叟〉的詩。曹氏留在香港獨自過中秋節，不免有征雁思鄉的感觸，他寫了〈香江過中秋節〉的七律抒懷。十二月初，乘船從香港回臺途中，冬天的海風太大，到澎湖時轉往廈

門暫避強風；十二月十一日繞到基隆上岸。這次的香港之行，曹秋圃除了有〈偕篇竹先生遊香港〉七律二首之外，另有〈香江雜詠〉七絕七首，詩興不淺。

●曹秋圃把自己定位為傳統詩人，可從

此時致力於近體詩的創作而知，一九二一年的〈淡江雜詠〉七絕十首、〈紅菊〉七律四首、〈劍潭秋夜泛舟〉七絕四首等組詩，以及其他單首的詩，產量漸多；至一九二六年，都以從事詩創作為重心。

曹秋圃遊歷日本及中國大陸行跡圖



關心民生疾苦

●曹秋圃在一九一六年與藍隨結婚，長女出世不久即夭折，次女睢睢出生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年底，排行老三的長子曹樸出生；次年年底，曹樸周歲，曹家歡喜慶賀，曹母邱孺人最欣慰，曹妻藍隨的娘家兄弟都來慶賀，民俗照例在大盤子中擺放各式各樣的物品，給周歲的小孩「抓周」，曹樸伸手取出「書」和「筆」，曹秋圃期望此子將來長成一位謙謙君子，他有〈樸兒周歲〉的詩記其事。



曹秋圃的第一任妻子藍隨。



臺灣總督府建於一九一九年，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建築物，現為總統府。

●一九一三年，曹秋圃進入臺灣總督府當稅務課雇員時，內田嘉吉任職民政長官，官位之高僅次於總督，是臺灣官員第二號人物。十年後，內田回臺灣擔任總督，曹秋圃早已認識他，因此寫起頌詩來頗為得心應手，「寄閩新吟節，扶輪舊仔肩」，論時談政，切入其人。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總督府常常以詩會宴請日臺文士，籠絡臺人；這些文士要有漢學詩文的修養，才華造詣若不在時人之上，不可能被列入邀請名單的。三十歲的曹秋圃能夠應邀參加總督官邸的詩酒之會，自非泛泛之輩。

1923 日本關東大地震。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頒布有「書房義塾規程」，對私人教授漢文有嚴格的規定，如果向政府申請備案，就是正式的單位，可以公開招生；否則就是地下補習班，是要取締的。一九二三年四月，澹廬書房向臺北市政府申請登記，正式備案；書房仍以昔賢篆文、四書五經的講授為主，詩文、書法是正式的教學內容，不過書法只是附屬於識字、寫字的地位，並未特別強調。曹秋圃除了吟風弄月的詩之外，還關心民生疾苦，一九二四年八月，臺北地區水災，他有〈新店洪水行〉的長詩記述災區的慘狀，詩的中間一段如下：

君看村郭非昔時，左右傷心無完壁，
初來汎濫只滔滔，子夜水高幾十尺；
大樹橫流勢莫當，摧潰東家挫西宅；
濁浪排空欲拔山，驚心駭耳皆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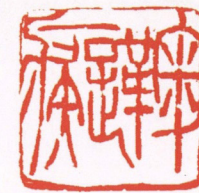
●這一幕新店大洪水的景象，與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七日納莉颱風侵襲臺灣，全臺受到重創相似，導致臺北大水災，松

山、南港、內湖、汐止一片汪洋，慘不忍睹，捷運地下車道浸水停駛，半年後始恢復正常營運。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曹秋圃雖然未特別重視書法的研練，與詩文、書法界人士則頗有往來，以日籍篆刻家澤谷星橋為例，一九二一年，澤谷由臺南地方法院轉任臺北地方法院通譯官，曹秋圃即與他過從甚密；一九二二年秋天，曹秋圃向澤谷星橋求刻姓名、字號對章，「曹秋圃印」與「鞠癡」寸印兩方；一九二三年五月，另篆有「譙國後人」、「秋圃字水如號鞠癡」、「淡廬」與「老我漁樵」、「愧余」、「傲霜客」等六印，此外並有「水如氏」、「秋圃」、「書道禪」、「傲霜客」等印大小十來方。



曹秋圃印



鞠癡



鹽谷壽石篆刻「秋圃私印」。

●曹秋圃比澤谷星橋年輕將近二十歲，這對忘年之交情誼深厚。一九二五年，曹秋圃有四言詩〈寄星橋道人魚鬆〉，以食物代替鈔票求印，不拘篆刻潤金的行規，可見兩人交情非淺：

愧無餘物，潤鐵筆鋒；
免免私意，寄此魚鬆。

●這一年夏天，澤谷星橋寫了「嘉樂君子」四字篆書橫幅給曹秋圃，寫得十分樸厚大方。是年冬天，澤谷就病逝了，遺骸葬於臺北市三板橋墓園（今臺北市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口，一九九七年已闢為第十四、五號公園）。曹秋圃學習篆書的過程，應有澤谷星橋的指點，至少受到一些啓蒙和影響，其厚實的運筆是類似的。至於澤谷星橋刻的印章，曹秋圃直到老年揮毫時，仍然時常鈐用。

●澤谷星橋死後，曹秋圃繼續與澤谷的徒弟鹽谷壽石交往，鹽谷為曹氏奏刀的印章有「秋圃私印」與「澹廬主人收藏圖書之章」等，曹秋圃有詩〈贈鹽谷壽

石印人〉，讚賞其篆刻得到澤谷的真傳。

●曹秋圃這位大稻埕上的青年，終日在詩文圈中流連，書畫印只是他「一兼二顧」的部分，吟詩作文總必須附帶了解書畫印藝，十八般武藝都要懂一點，這是「江湖走跳」必備的功夫，了解不夠全面是站不住腳的。一九二〇年〈秋日寄懷叔叟〉中的「鍾繇無筆不筋書」，一九二六年〈贈鹽谷壽石印人〉中的「龍泓」、「玉筋」等書史、印史人物與專用名詞，以及其他不少竹石花卉草蟲題畫詩，都出現在他的筆下，詩路題材寬廣。

●然而，曹秋圃對自家前程並未抱持樂觀的期許，或許是人生發展的茫然，也是多愁善感的詩人特質，一九二三年，二十九歲的他，有〈自題小影〉二首，詩的造詣已達相當的高度，詩境有曠淡的意味；不過，詩的背後則又可看到詩

人欲縱身詩獄火海以煉化成詩仙的強烈企圖。

●一九二五年年底，曹秋圃家添了一位壯丁，次子曹恕誕生，家中喜氣洋洋。

澤谷星橋（1876~1925）

本名仙太郎，日本長崎縣人。一八九七年任臺灣澎湖廳通譯，一九〇一年轉臺南地方法院通譯後，組織「水竹印社」雅集，刻印、寫字、吟詩、作畫；一九二一年轉臺北地方法院通譯，能詩善畫，尤精篆刻與書法，所作篆書渾勁大方。卒於臺北。



澤谷星橋寄給曹秋圃的明信片。



澤谷星橋為曹秋圃所刻的印章。



一九二五年澤谷星橋篆額「嘉樂君子」，出自《東寧墨跡》。
（收藏/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室）